

SUOYOUREN
Dou zai
Xiang qiutian zouzhe

所有人 都在 向秋天走着



一场毕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，是续写校园时代未完的段落，还是有未曾预想的故事要发生……名字都还是熟悉的名字，面庞却都有些陌生了。眼还是那双在街角流过泪的眼，心却都在油盐酱醋茶中浸泡得有些老了。时过境迁，我们真的还能回到过去吗？

李幸福

著

无论是 **校园** 还是我们的 **青葱岁月**

三十年后，是再也回不去的过往

季节的轮回又要开始，丝丝凉风，吹醒了一季又一季的睡梦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所有人 都在 向秋天告别



所有告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

——《所有人都在向秋天告别》

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SUOYOUREN
Dou zai
Xiang qiutian zouzhe

所有人 都在 向秋天走着



一场毕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，是续写校园时代未完的段落，还是未曾预想的故事要发生……名字都还是熟悉的名字，面庞却都有些陌生了。眼还是那双在街角流过泪的眼，心却都在油盐酱醋茶中浸泡得有些老了。时过境迁，我们真的还能回到过去吗？

李幸福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所有人都在向秋天走着 / 李幸福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4.11

ISBN 978-7-5034-5577-3

I. ①所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62459号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策划编辑: 有 森 董满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3 字数: 186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所有人都在向秋天走着

序

李幸福开始写作的年代应该推到三十几年前，那是个文学的狂欢年代，是时青春的李幸福也加入了这份狂欢。他的小说是时在一些报刊上露面，也引起当地文学界关注，我们亦相识于是时。偶尔在文学活动上碰面，他戴副眼镜，斯斯文文，眼里燃烧着对文学的激情。印象中我们有过热烈的交谈，无非是表达某种文学的抱负，记得李幸福的家当时住在胜利路趵突入的一条老巷，巷窄，两边墙，墙上突然有一扇门，望进去里面有天井，是那种有历史年头的带天井的屋子，现在早拆了，一座老城的老故事，似乎也在这种拆除中消失，甚至我们还来不及告别。

也是很多年前了，我在中山路商业街碰到了李幸福，他头戴安全帽，穿着一套满是灰土的工作衣，腰里挂着BP机，正在指挥施工，我们匆匆照面，聊了几句，就被人流推开了，我知道他组建了一家建筑防水公司。此后就没见到李幸福，而一听到李幸福的名字，脑里就会浮现穿着工作服的老板。

文学的李幸福在转换于老板的李幸福的过程中行将让我们遗忘时，来了一个电话，自报家门：李幸福。说要出一部小说，请我写个序。这样的事多有发生，以前的朋友，失联了很多年，突然联系上了，要我写序，他有书要出版。往往寒暄、叙旧，还来不及，就有了要求，对于多年未见的朋友，又怎忍心拒绝，只有答应，也就只有在序里与之叙旧。

原以为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的李幸福，是为了了却文学的夙愿，整理整理旧作，结集出版。没承想，他老兄发到我邮箱的《所有人都在向秋天走着》，竟然是个长篇，似乎还是新著。由是也得知李幸福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下海，弃文从商，不久，又回到原单位工作。二十多年后重新回到小说创作这条路上来了，当今不是文学最好的时代，也不是最差的时代，文学阵营里不断有“归来者”加入。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，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文坛出现的“归来者”，是在“文革”中中断写作，重新提笔的一批。现今这拨“归来者”，几乎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弃文下海，而今上岸的家伙。我有批北京的“归来者”，朋友甚至牛逼烘烘策划出版过“归来者丛书”，他们中多是中产的“土豪”了，重回文学，玩得更欢。不能不说是文学一景象。

我喜欢李幸福这部小说的书名，有诗性，他的这部小说内容同样有诗性，又不乏时尚。《所有人都在向秋天走着》通过一次同学聚会，展现了他们学生时代的感情纠葛，以及聚会后同学间发生的故事，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同学聚会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回味一下过去天真无邪的生活，感受一把青葱年代？让青春时期的故事继续发展，弥补一下当年的遗憾？还是……同学聚会，真的像人们传说的那样——同学聚会，拆散一对是一对？

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了一种社会现象，不如说是提出了一种社会思考。

原本的同学少年，虽已青春不再，一经聚会，多少少年情怀又会重启，这貌似一种空虚与无聊，却甚或成了某些人告别青春的“仪式”，“仪式”过后，必然知道，青春不可重来，言情也就近乎残酷。

李幸福写“同学聚会”引出的故事，可见他的文学捕捉能力之敏锐，

这应该是一出好戏，可以牵动读者的敏感神经，让人进而审视那一次次正在发生和正要发生的“聚会”。这些“聚会”，对不少人而言，自然是为了告别的聚会。

《所有人都在向秋天走着》值得一读，看李幸福笔下的“同学聚会”故事如何发生！是为序。

（作者系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著名作家、诗人。）

程 维

2014年10月8日于南昌

“无云，你猜我是谁？”

他怔了怔，猜不出打电话的人是谁。

“你猜一猜？”

忽而，他很兴奋地叫了一声：“老同学！”

“我是刘建军，老班长，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卓铭家，你过来吧！三十多年没见，大家都很想你。”

怎么眼睛一眨就过了三十多年，此时，他心里洋溢着喜悦，那种属于青春年少时的喜悦，他记起她了。

卓铭，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。三十多年，很惭愧，他几乎没想过她，那个穿着红色细毛线织成的外套的聪明小姑娘，那个让他在年少时充满想象的漂亮小姑娘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班里的学习委员还是那么漂亮吗？

他正要迈出家门，屋里传来老婆的声音：“李跃进，地还没拖完，怎么就出去？”

街上是秋天的景色，天空总是这样晴朗，蔚蓝的天空一丝云都没有，他看到的只有一只鸟在飞翔。他记起读书时，他作文开头总会使用这样一句：天高云淡，万里无云。于是同学们私下给他取了个外号，叫无云。当同学们叫他无云时，他感到很幸福，多么浪漫的名字，多么灿烂，班上只有卓铭的名字，能和这个名字媲美。他又在努力记起那些同学的名字，什么小毛、建军、长根、华英、国芳。他想到自己，父母怎么会给他取一个“跃进”的名字？

他父母是文盲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其实，那时很多人家里都很穷，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卓铭对他说：

“你怎么不穿那件青年装？”

他不知道怎么回答，那是家里过年才为他做的唯一的新衣裳，不是重要的日子，他是舍不得穿的。

“我明天就穿。”

她听后跑了，跳跃地过马路，那细毛线织成的红外套红得似火，红得热烈。

那天，他却站在街上很久，为家庭的贫穷感到悲哀。

“卓铭，我长大了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衣服，到时候我会天天穿给你看。”

那年，他十三岁。

想到这里，他笑了笑，心里又洋溢着一种幸福，那是爱情吗？他不禁轻叹了一声。

“快五十岁的人了，怎么还在问这个老问题？”

十三岁那年，他已接触过爱情，那是在书本上，他表哥曾偷偷地借给他一本巴金写的小说《家》，他至今不明白，“文革”时期怎么会把它说成黄色书籍，难道就是因为描写了爱情？他从作者简介中知道，巴金写过一部爱情三部曲——《雾》《雨》《电》。有一次，他装着懂得很多似的问卓铭：

“你看过《雾》《雨》《电》吗？”

“怎么没看过，春天里不是经常下雨闪电。”

“我说的是小说。”

“会有这样的小说？”

“有，是巴金的爱情三部曲。”

她眼睛瞪得很大，面庞苍白，好像有些迷茫，头也昏了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会有爱情小说？你怎么能看爱情小说？看黄色小说，这要犯错误的，老师知道了要批判你的。”

他脸上出现一种迷惑和诧异，就是这部写有爱情的书把他的爱情给掐了，那是什么年代？

他来到十字路口，周围的汽车声和人声已喧腾成一片，他穿过马路，往对面的街上走去。走过这条街就到卓铭家了，刘建军告诉他，她住在美丽的青山湖小区。

刘建军说了，已有很多同学在她家，他们都会是谁？他忽然想起好多年前的一件事。那天，他去看望年迈的父母，父母家住在胜利路旁边的大士院，这里给了他很多美丽记忆，每条小巷都留下他和同学年少的欢笑，尽管那些木板房没了；尽管再也看不到，墙角边围着书摊看小人儿书的少年，马路上跳房子的小姑娘；尽管这里已是现代生活小区，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还会在他眼前旋转而过。

那天，他从母亲家出来，听到有人叫他：

“老班长。”

他猛一转头，发现是小学同学万小毛。

“是你！万小毛！”

“班长，我看了你很久才敢认，我们有十多年没见了吧！”

“是有十多年了，上次我们在哪儿见过，我都记不起来了。”

“我们都快三十岁的人了，再过几年见面都不认识了。老班长，我今天正好遇到了你，昨天我跟魏班长说了，就是我们班的副班长魏华英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跟她说，我们小学同学聚一次会，费用嘛，我全包。”

“好哇！小兔崽子，当老板了！”

“什么老板，做点小生意。魏班长说了过几天跟你联系。”

这次和万小毛分别后不久，魏华英就跟他取得了联系，电话里她很激动，他仿佛听到了她的心跳，好像突然而来的欢喜充满她的胸怀。80年代末，能拿出这笔费用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然后，这次聚会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，几天后，魏华英告诉他万小毛失踪了，接着人们开始议论，万小毛诈骗了一家企业一百多万，人已被抓了。那天魏华英知道后抱着他哭了，仿佛看到了一场惊人的悲剧。

“你怎么了，抱着我哭干吗？又不是我被抓。”他开玩笑地说。

魏华英仿佛意识到什么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其实他觉得他们很正常，他曾经跟魏华英说过，我们前世一定认识，大概是兄妹，魏华英却说是情人，他告诉她，是情人也是一段不幸的爱情。

面前是青山湖。秋天的湖水是很明净的，阳光下的湖面很温暖，他没看到贴着水面飞翔的水鸟，也没听到湖面传来的童声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在湖畔，他看到石头椅子上，一对对依偎的年轻人，他才记起，原来这里是相思林公园，是一个到处开满鲜花的地方，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地方。

他穿过公园，看到了那栋二十二层高的楼房，他找到了卓铭家。他整了整衣服，按响了门铃。开门的正是卓铭，她笑脸迎人，一副贵夫人模样，但他仍然找得到当年小卓铭的影子，他的心脏不自主地狂跳起来，自己也不知道心为什么跳得如此厉害。

“这个女同学真有气场。”他也不知怎么大脑里蹦出这个想法。

“怎么了？老班长，不进来？”她笑着对他说。

“卓铭，我快认不出你了，富态了。”

“富态了！哈哈，还是班长会说话，老了，对吗？”说着她又对屋里大声地叫道：“李跃进来了。”

他才发现屋里很多同学在打麻将。

刘建军走了过来：“班长认识我吧！”

“你是刘建军。”

刘建军又指着坐在麻将桌上的一个高个子的女同学：

“你认识她吗？”

“她，她好像叫什么芳，对了，叫国芳，徐国芳。”

一个坐在徐国芳旁边的男同学对李跃进说：

“老班长，你认识我吗？”

李跃进看着他。他很老，在这些同学里应该算比较老的吧！头发脱落了很多，脸也皱起来了，五十岁应该还差一年吧！他想，这同学上公交车一定会有人让座。

“我记不起来了。”李跃进不敢认。

“他是卓铭的老公。”刘建军笑着说。

李跃进刚进门时那狂跳的心脏好像停止了，他眼睛还是活的，寻找卓铭，以便证实这是否是真的。他发现她去厨房了。他想和他老公握手，怎么也伸不过去，心里突然冒出一句：

“这都是缘分哟！”

“别听他乱说，他哪是卓铭的老公，他是胡金保。”徐国芳告诉他说。

“你是胡金保！我真认不出了。”

“胡金保这人，从小就想当卓铭的老公，三年级的时候，卓铭值日，他帮她扫地，五年级的时候给她写情书。”坐在一旁名叫章红艳的女同学插嘴道。

“编，编故事，你说扫地嘛，我可能扫过，写情书？那个年代你敢吗？那个时候爱情是腐朽的思想。这事你可以问下卓局。”

“什么作曲，我还要写诗。卓铭就卓铭，还什么卓局。我们在一起是同学。”刘建军说。

“是啊！以后同学在一起不准叫官职，怪别扭的，老班长你说对吗？”徐国芳说。

这时，他才知道卓铭是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。

“我们那是什么年代？如果像现在的年轻人这样开放，卓铭的情书

不知要收多少。”胡金保又说。

“我说你呀！又在拍局长的马屁，我就不会写，我知道自己配不上。”刘建军说。

“假话，明显是假话，小的时候你哪知道配不配。我可以说，卓铭是我们班上男同学的梦中情人，班长，你说我说的话对吗？”

他没有回答。哪个少年不多情。说实话，读书时他确实给卓铭写过情书，写在从练习本上撕下的横格纸上，他还记得信的末尾写了一附言：看完后撕毁。他却没有勇气给她。这件事，他从未对别人说过。

“班长来了。”厨房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徐国芳告诉他，这是同学万长根。

万长根从厨房走出来，很热情地握着他的手：

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记得，记得。”

“上次我们在徐国芳家里聚了次，当时就想找你来，都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。”

“上次我也去了，那天我握着刘建军的手，还以为是国芳的老公，闹成笑话了。”胡金保说道。

“我们想组织小学同学今年国庆节聚一次会。”万长根又说。

“我们主题词都想好了，叫什么？我们向秋天走来，章红艳，是走来，还是走着。”

“胡金保，不知道就不要说，问问我们的老班长应该是什么，班长从小就是写作能手。”

“是啊！天高云淡，万里无云，无云班长，对吧！我们学习委员吧！也是写作能手，她去一次昌北烈士陵园扫墓，老师要我们写一篇记叙文，因为去烈士陵园要过八一大桥，她就喜欢写，一座飞架南北的八一大桥，把赣江上的八一大桥写活了，老师还说这句写得好。”

“不要拍马屁，让万长根跟班长说。”

“这次聚会，我们就等班长你开口。你再通知副班长魏华英，听说学校毕业后，你们来往很多，大家都认为同学里你们能成一对。”

“听说，高中毕业后刘向东追求过魏华英，班长你知道吗？”有人说。

“好像有这事，魏华英没同意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

“可能是刘向东下放到农村吧！魏华英已顶替妈妈进了工厂。”

“地位不同，肯定谈不成。”

“读书时，不知为什么，魏华英对卓铭就有意见，她们分了两派，我和卓铭，还有章红艳是一边，魏华英和张秋香一边，魏华英成熟比较早，从小就很有心机，抓住我们班长不放。所以班长一直和魏华英很好。”徐国芳接话说。

“那都是过去的事，现在谁还会计较这些。”

“我听说魏华英离婚了，这是真的吗？”一旁的章红艳说。

“离婚好几年了。”

“听说她在单位上也是干部。”

“企业的副总。”

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”胡金保又说，“读书时在班上很优秀，当干部，走向社会后又都是领导。卓铭学习委员成了局长，魏华英副班长成了魏总，老班长，你在单位也该是个干部吧？”

“我们班长是作家，你没看到报纸上他写的小说吗？”有人说。

“我怎么会不知道，我看过班长登在报上的小说，我是说在单位上的职务，听说你好像是办公室主任。”

“胡金保到处找关系，是不是想要同学帮你什么忙，上次卓铭不是帮你女儿解决了工作吗？”

这时，卓铭在厨房门口拍手，她叫道：

“大家动手，端菜的端菜，摆碗筷的摆碗筷。吃饭啰！”

他们很快就围着桌子坐了起来，胡金保拿起一瓶白酒说：

“同学聚会，今天大家都要喝白酒，大家难得在一起，喝得开心点。老班长，上次我在徐国芳家就喝醉了，同学聚会高兴。”

“谁跟你喝白酒。你要醉你醉吧！”女同学有些不满。

“我们是不是要等卓铭的爱人来吃饭？”李跃进突然想起什么似的。

“卓铭的老公，那可是好人。”胡金保又说，“他说让你们这些同学疯，他给我们拿出了好酒后就走了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开酒了。”

酒开了，满屋清香，接着同学都来敬李跃进的酒，他来者不拒地和一个又一个同学干杯。接着他醉了。过后，同学问他，办公室主任，不是很会喝酒吗，怎么一下就醉了，他说高兴。他第一次知道，人高兴也会醉。他理解胡金保为什么会在徐国芳家醉酒。

那天，他们商量了班上同学聚会的事，选了章红艳为会长，听说开始是选胡金保，说他工作热情很高，刘建军坚决不同意，说他思想不纯，这样的人不能掌权，因为上次他在徐国芳家小聚时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同学聚会，拆散一对是一对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这话是他从外面听来的。

他醉了，李跃进不知道这些故事，他高兴得醉了。

二

李跃进喝醉了，章红艳不知道自己是否也醉了，头上那盏明亮的灯怎么老是晃着，熟悉她的同学都说没见过她喝这么多酒，叫人不明白的是，她喝着喝着却喝哭了。

“是不是她心里有什么痛苦的事？”有人说。

“没事！有的人喝醉了酒就喜欢哭，我老婆喝醉了酒就知道笑。章红艳嘛，她现在当选为最高领导，她是高兴！”胡金保说。

大家笑了起来，章红艳也笑了，她笑得有些伤感，因为在喝酒的喧嚣声中，她想起正在读大学的儿子，还有睡在别人床上的老公，那种同学聚会的欢乐已经荡然无存，她只知道大口大口喝酒，不知谁关心地对她说了一句：你不能这样喝，会喝坏身体的。这一点点的关爱，叫她感动得流泪，眼泪一直流着。

“你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”胡金保上去搂住她的肩膀，她没有拒绝。